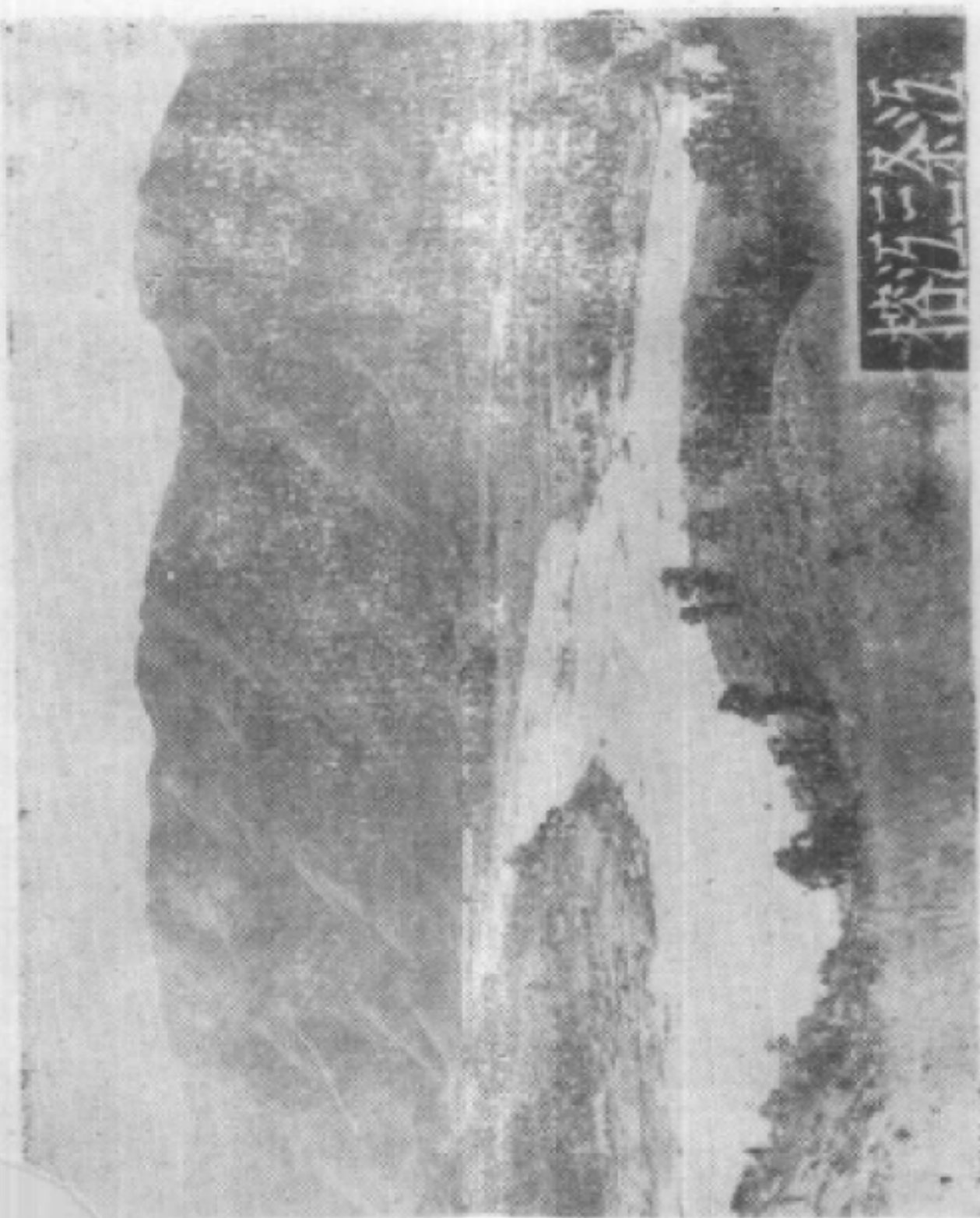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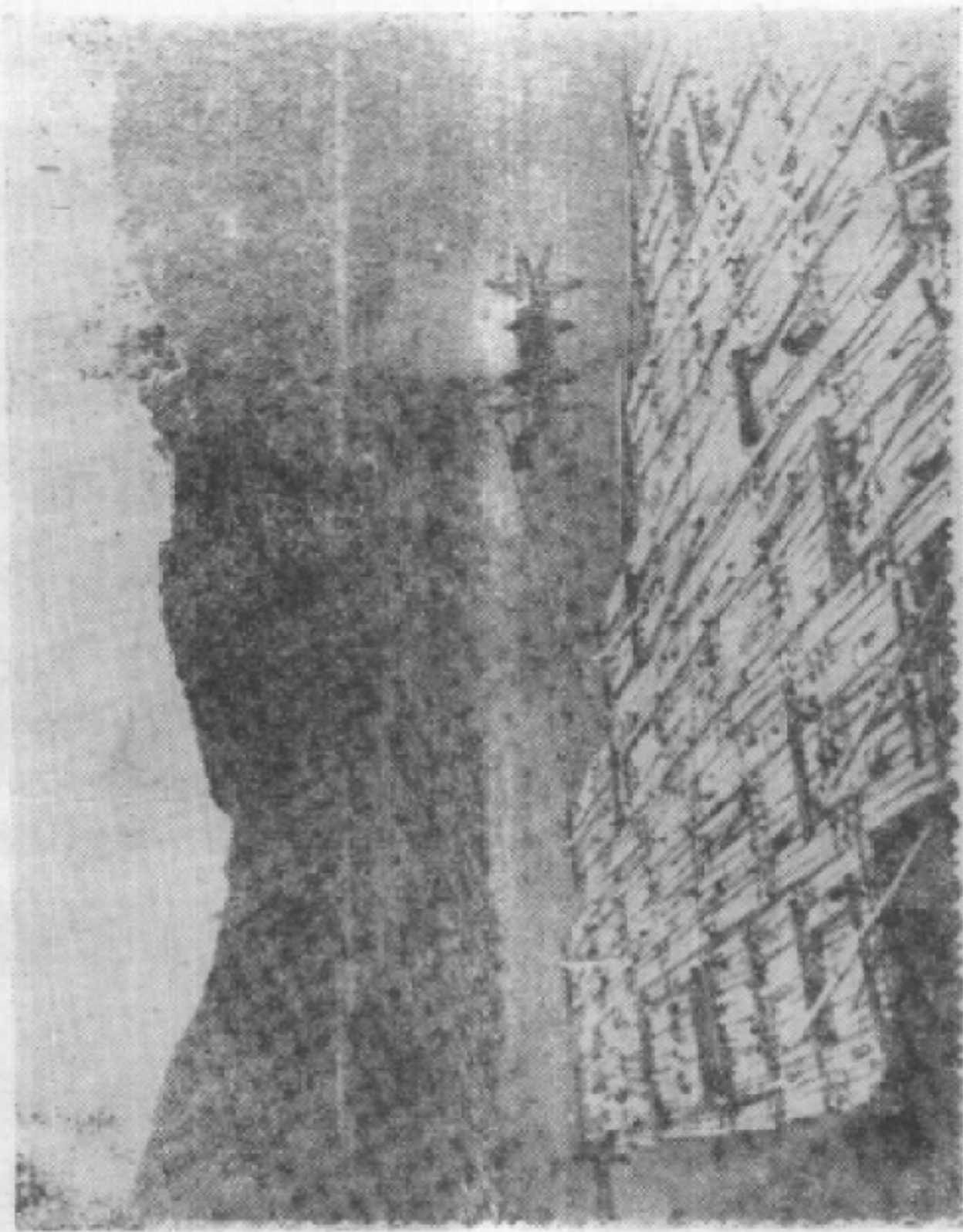


榕江三条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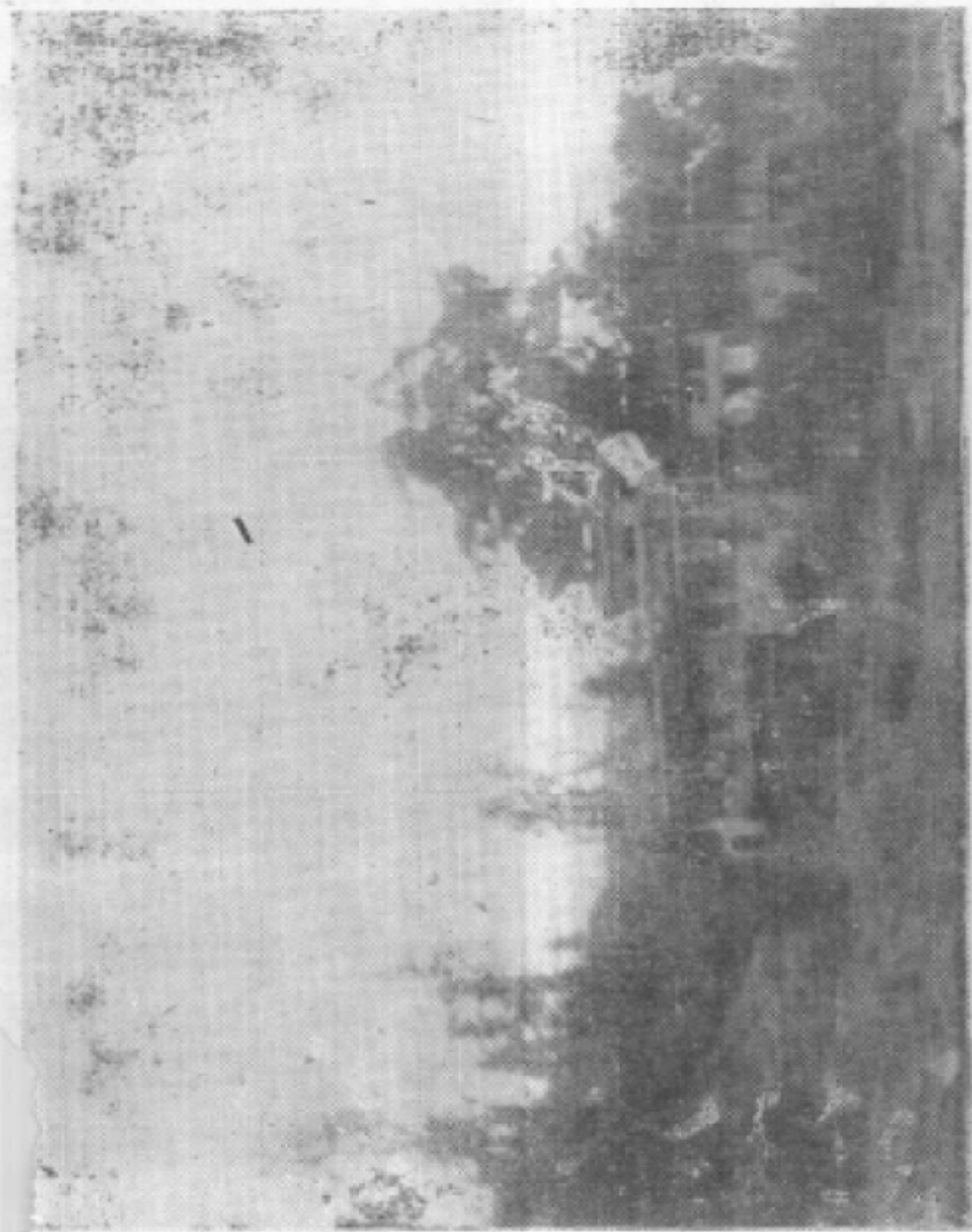
图为榕江八景之一：“三江渔火”。（摄于一九四三年）（图一）



图为古州（榕江）运往广西的木排。（摄于一九五八年）（图二）



图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摄于一九六〇年）。（图三）



图为榕江八景之一：“五榕翠色”（摄于一九六〇年）。（图四）

目 录

榕城好.....	清·易顺鼎词 敖克成曲 录自《榕江乡土教材》
清康熙年间高洞侗族人民起义首领点滴考证.....	周年荣 (1)
清滚仲苗民起义.....	周年荣 (6)
苗族抗清首领包利.....	詹承典 (11)
古州(榕江)镇台历任总兵梗概.....	詹承典整理 (18)
民国初年榕江团防局的产生.....	蒋仲良 (26)
民国时期榕江武备沿革概况.....	詹承典整理 (30)
记榕江人民抗日活动点滴.....	詹承典整理 (47)
忆榕江“战地服务团”训练班.....	曾振华 岑冠英口述 周元湘笔录 (54)
民国时期榕江的民意咨询机构.....	段前烈 (57)
古州(榕江)百年来通货流通概况.....	周元湘 (61)
清末民初时期古州市场概况.....	蒋仲良 左 鹏 (69)
清末民初榕江木材经营概况.....	曾振华供稿 文史办整理 (73)
榕江五省馆的修建和商会的成立.....	蒋仲良 (77)
对榕江大米产销的片断回忆.....	周元湘 (80)
忆鸦片毒品在榕经营转运的情况.....	曾振华 赵锦堂 (83)

寨蒿商场的变迁·····	黄 灿 (86)
平阳乡场简介·····	尹仕超 (89)
从斗雀场到贸易(赶集)场·····	杨家珠 (92)
清咸同之乱以后至民国时期古州(榕江)粮油产销概况 ·····	蒋仲良 (94)
榕江田赋粮食管理处征收粮赋的回忆·····	左 鹏 (101)
榕江植桑养蚕业的兴衰·····	蒋仲良 左 鹏 (106)
榕江清末民国时期几个小手工业概况·····	詹承典收集 文史办整理 (110)
榕江八蒙锑矿初期开采情况·····	左 鹏 (118)
晚清到民国时期榕江城关的民间消防组织·····	李 仄 (120)
回忆榕江城关民间的消防队·····	周永和口述 李少文整理 (125)
古州河堤、码头的几次修筑·····	蒋仲良 (128)
榕江河(古州段)改道概况·····	蒋仲良 (130)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四六年 榕江的三次大水灾·····	严弟开 胡英才提供 李仄整理 (132)
解放前榕江基督教会概况·····	郭明德提供 李 仄整理 (138)
基督教传播到乐里·····	吴永高 (141)
解放前榕江同善社的概况·····	唐建德 (143)
修筑独山飞机场榕江征派民工情况·····	左 鹏 (147)

清末民国榕江医药概况.....	
.....蒋仲良	<u>左 鹏</u> (150)
解放前榕江戏剧活动发展初探.....	李 仄 (154)
忆五榕山.....	周元湘 (165)
王家烈之妻万氏榕江遇险.....	詹承典整理 (168)
王岭村民抗击滇军.....	周元湘 (171)
忆随邝胜江攻打朗润前后点滴.....	
..... <u>许荣宗</u> 口述	詹承典整理 (175)
潘子东携抢瑞里.....	詹承典整理 (178)
订正.....	文史办 (180)

清康熙年间高洞侗族人民 起义首领点滴考证

周年荣

清康熙中期，贵州黎平地方官吏贪脏枉法，差役土弁凶残肆虐，使居住在今州一带的少数民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高洞一带向为侗民聚居地。清康熙时隶属黎平府，雍正始属古州厅。此地侗胞，耕织为生，近河而居。被清统治阶级称为“硃苗”。（见《古州厅志·地理志·苗种》）

由于清地方官吏、差役土弁在高洞恣意妄为，索粮派款，草菅人命，使高洞一带侗民切齿痛恨，心中积郁着强烈的反清烈火。侗胞在金达（即金倒）、大仓、晚挂、补哄等人的组织领导下，酝酿着一场反抗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反清抗暴斗争。

金达（？——1692），侗族，杨姓，高洞宰文寨人。

（今有后代在高洞宰文寨，其坟在高洞北六华里，“岭记楼”半坡。）其生性豪爽，乐于助人，并爱打抱不平，深得高洞一带侗民爱戴。

大仓（？——1692），侗族，高洞人，姓氏待考。为人厚道，善于计谋。

晚挂，生卒年代不详，侗族，杨姓，高洞人，尚有后代于此。

补哄，生卒不详，侗族，杨姓，高洞人。今有后代在高

洞。其坟在高洞“岭透霸”半坡，位于高洞北二华里。其名“哄”，意即“哄之父”。其本名“摆”，侗民又称之为“王摆”，意即“摆大王”。补哄身材高大，长武功，善跑，勇力过人。相传有一次，补哄到高洞北五华里处的“归响共”开田，豺狗想来吃他的母牛，他拔脚就追，豺狗涉溪逃命，他却穷追上二十华里，到了黎平扒寨，捉住豺狗打死。寨人误为打死看家狗，到黎平报案。官兵至，团团围定“归响共”，要捉他治罪。补哄不慌不忙，吃饱饭，一手夹牛，一手夹妻，飞跃至背后山岭。他将开田用的“夯棍”从岭上甩到岭下一里外的便尾田坝，入土只露二寸出来。对官兵说：“哪个能用二指夹起来，我自杀算了。”官兵皆不能拔，补哄轻轻夹起，官兵惊骇，一哄逃散。于是侗民称此岭为“岭王摆”（意即“王摆岭”。）有关以“王摆”命名的，还有“迎王摆”、“傍阿王摆”（意即“王摆路”“王摆埂”）等。

康熙三十年（一六九一）十二月，黎平地方吏役为勒索高洞侗胞财物，借口曾有“天甫（地名）苗余禾，死于界上”，以人命案告至黎平府，“知府张澈移会副将侯奇，委八舟司吏目刘淦传号赵鸣玉率兵役乡寻百余人”前往高洞缉拿凶犯，“赵鸣玉者，黠卒也，数被委，自谓熟夷情，不设备，囑兵役放枪勿实以炮子”，刘赵二人率官兵至高洞，金达、大仓、晚挂、补哄等人率众愤然与之评理，说：“人命重大，彼死两界上，何强以加我？”鸣玉自知理亏，又见侗胞人多，命官兵鸣枪威胁。金达等人忍无可忍，见官兵只放空枪而无子弹，便一拥而上，“杀刘淦、鸣玉等五十余人”。然后联合附近十数寨侗民揭竿而起，暴发了高洞诸寨侗民轰

轰烈烈的反清起义。（见《古州厅志·武备志》）

义军在金达、大仓、晚挂、补哄等人的领导下，在高洞扎下营盘，垒墙筑卡，作好战斗准备。高洞寨北背后坡，今称“营盘坡”。上有三峰，如三足鼎立，中坦一坪，宽约半亩，义军于坪上建草房数间为营地。又环三峰筑路一条，今称“营盘路。”宽约三尺，以供巡哨。峰顶筑土墙，设立哨卡，以观敌情。为了蓄集军粮，义军在高洞附近山上挖黄泥洞六个，形似瓦窖，口小肚大，深丈余。今营盘坡下尚存二个，残洞深约七尺。

高洞寨西四里处有坳，名“透卡文”（侗地名，意为有门，有卡的坳。）“透眉阻”（侗地名，意为有丝栗树的坳。）二坳隔溪对峙，状若二门，义军在此筑石墙一道，南起“透卡文”山顶，下迤过溪，北上“透眉阻”岭巅，呈翘头扁担形，长二里，高六尺，厚三尺，中有枪眼（今残墙长一百一十米，高厚各一米左右）。石墙好似一条铁练，西锁通大利、苗本、嘎良（古州）之道，北堵通定弄、盘瓠、寨蒿之途，可谓壁垒森严。

贵州巡抚卫既齐闻言高洞侗民造反，急令贵西道张奇抱、黔西知州黄秉中前往高洞“谕抚”，被义军拒绝，“乃会疏清剿”（见《贵州通志·武备志》）。

康熙三十一年（一六九二）春，卫既齐命“参将康长保等将兵进，三月，师抵高洞”，战幕拉开（见《古州厅志·武备志》）。

义军在金达等人的率领下，伏于寨东溪岸，堵住宿官军东来之路。待官军进入山口，“金达铁炮”（专为金达所用，高二十厘米，口径二点六厘米，今有一枚存县文管所）

连响三声，发出战斗信号，义军火枪齐发，官兵纷纷倒毙。义军齐声呐喊，乘势冲入敌阵，短兵相接，左砍右杀，官军败退。稍事喘息，官军兵分三路，一路从正面佯攻，以鸟枪、弓弩压住阵脚；两路从左右山梁迂回，直插寨脚，截断义军后路。双方激战多时，各有伤亡，义军退入高洞寨。官军乘势冲突，攻入寨中，杀人放火，妇女儿童惨遭劫难。寨北背后坡营盘因势孤力单，随之失守。

义军退走寨西“透卡文”、“透眉阻”二坳，据石墙坚守。官军仗着人多，沿溪掩杀上来，几经激战，官兵尸横坳前，义军死伤甚众。无奈一部义军退入坳西“景卡文”山冲，被官军追上，又亡三百；另一部沿溪而上，隐入坳西北的老山箐林中。

退入老山的义军，按照大仓的安排，依险设防，巧布伏兵。老山脚下，一溪奔涌而出，于三处峭壁上跌落下来，形成三道飞瀑。第一道飞瀑，高二丈余，距高洞寨六里，称为“赧东”（侗民称瀑布为“赧”）；第二道飞瀑，高约七丈，距高洞寨八里，称为“赧风门”；第三道飞瀑，高约九丈，距高洞寨八里半，已在老山脚下，名曰“赧北”。三道飞瀑，一道比一道高险，都只有一条傍崖小路可登。义军在崖上小路转折处设防，派兵持杆子（梭标）埋伏在山石之后，非常隐蔽。布置妥当，又派兵出山侦察敌情。

几日后，占据高洞的官兵倾巢出动。他们刚进入山口，义军就知道了消息，作好迎击准备。官兵单行鱼贯前进，行径溪边石板道时，藏于路旁山石间的义军侦探，见官兵人多来攻，即将情报从山间密林中，距赧驻守“赧东”的义军。

官兵大摇大摆来到“赧东”，见无人防守，便沿着傍崖

小道，如蝼蚁牵线一般，慢慢爬上崖来。领头的官兵刚到崖上转拐处，即被岩后杆子刺中，随之翻身落入崖下水中。官兵连翻数人，方知岩后暗藏伏兵。官兵震怒，拼命冲上崖来，但都被一一戳翻崖下，尸填谷满，血染溪红，死伤惨重。官兵无奈，伐山通道，从对岸山崖上包抄过来，义军安然退至“赧凤门。”

官军漏至“赧凤门”瀑下，一边从傍崖小道上挥刀强攻，一边伐山通道，从对岸包抄。义军早有防备，藏于林中，施用火枪，封锁对岸。激战多时，官军死伤甚众，义军亦有伤亡，急退“赧北”。

“赧北”地势更加高险，官兵追至崖下，见瀑布飞泻，轰然如雷，老箐密林，崖高道险，不禁毛骨悚然，鼓噪而不敢进。参将康长保分兵数路，舍命攀登溪谷两崖山壁，沿岭脊包抄义军后路。义军据险坚守，歼敌无数，但终因寡不敌众，大部血战而死。

义军兵败，金达、大仓、晚挂、补哄等仅带士卒数人退入老山箐林之中，坚持斗争。同月“金倒（金达）等俱就擒”。尔后，金倒、大仓先死狱中，晚挂、补哄被迫投降，轰轰烈烈的高洞侗民起义失败（见《古州厅志·武备志》）。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清滚仲苗民起义

周年荣

滚仲，即今榕江县平永区平江乡滚仲村，它座落在县城西北30公里的狮子山上。东邻滚信，山岭逶迤；西临深谷，俯瞰榕江（平永河）如带；南望玉琳，突兀雄起；北靠故部，重峦叠嶂。此地自古苗寨罗列，水陆隘险。滚仲苗胞据此有利地形，曾于清雍正八年及咸丰五年两次暴发苗民起义，为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进行殊死的斗争。

清雍正年间，统治者为开辟“新疆”（苗疆），派总督张广泗入苗岭，疯狂征剿苗民。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清军攻入“嘎良”（今榕江县城所在地），“固虾”（今车江），在嘎良建土城，设古州厅。雍正八年秋，滚仲十二寨苗民，在苗王构磨糯的带领下，齐举义旗，反清抗暴。

构磨糯，又名构磨农，苗族，滚仲人，

生于南寨（今称杨老寨，其遗址在今滚仲狮子头半坡）。相传：构磨糯幼年丧父，仅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农耕为生。构磨糯起义后，即组织苗民在各寨修筑营垒，迎击清军。义军在土屯寨（遗址在狮子头）修筑营盘十八间，以供驻军、囤粮；在营盘周围筑土城长约500米，高3米，厚2米（今存残迹）；又从山顶垒石墙一道（今尚存残垣颓墙50米，高厚各一米）直至半坡，控制山南大道。此外，义军在

领月寨（苗语称“领厄”，遗址在滚仲城东500米）和下寨（今根蜡寨）均筑石关，并派义军架火铳防守。

古州镇总兵苏大有闻听滚仲苗民起义，急派部将善元、任龙统领黔粤之兵前往镇压。十月初八日，二将率兵抵滚仲后山，兵分两路攻打滚仲诸寨。善元领兵由左路进攻火烧寨（地名），苗民据关坚守，杀敌甚众。“善元潜从山僻小径，陡后山之颠下捣其虚”。苗民首尾不能相顾，官军破关而入，“杀苗数百，焚其寨，乘势攻中、南两寨（今杨老寨遗址），立破之”。任龙领兵由中路进攻领月寨，苗民于寨前“垒石为关，留小窠，仅容一人匍匐出入；又用大木为栅，多凿小孔以架大铳，守御严密”。清千总周熹督兵攻关，两位苗族将领出关夹击周熹，不幸被周熹用箭射穿而阵亡。关失，苗民退入寨中坚守，清军强攻两个时辰未破。周熹与守备侯宏道，以及千总王家猷、李梅得等合兵猛攻，寨失。苗民退党铺，周熹追杀，“中火箭烧死”。善元督兵来攻，发火箭，点烧苗屋，眨眼间，党铺全寨化为灰烬，苗民损失惨重。清兵乘势进攻附近卑景（苗语“摆景”，即今滚仲大寨），寨中苗民奋勇抗击，杀敌多人，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继而上寨（今滚仲寨），下寨（今根蜡寨），皆失，苗民死于刀箭者数百，死于枪炮者上千，血染黄土，场面壮烈。至此，滚仲十二寨，丧失八寨。

初十日，善元、任龙回古州。十一月十七日，清将文英、绍周领兵数千进抵滚仲。苗民夜袭清营，遇伏败走，致使经乔、扣养（今养庸）、党碑（苗语“养碑”，在校场坪南2公里，今有遗址）三寨失，被清兵毁于一炬。苗民退踞地势高险的土屯寨，“层垒土墙”守备严密。又联合附近的

俾赖、加头（地名待改）、帮受、高鸟（今高鸟）等数十寨苗民，坚壁防守，牵制敌军。敌军屡攻土屯不下，又调援兵。十二月初八日，清将殷起龙领兵千名由古州来援。十九日，清军先以伏兵杀退各路外援苗民，然后分兵数路猛攻土屯。文英领兵攻前关，绍周攻后关，从早晨血战到下午，苗民败退，土屯寨失守。至此滚仲十二苗寨全被清军攻破，苗民起义失败（以上可参阅《黎平府志》及《古州厅志》）。

构磨糯带残兵撤出土屯寨，退至山脚牛打坪（今滚仲与玉琳堡之间，距滚仲城南一公里），隘入清军四面包围。义军将士，奋力血战，壮烈牺牲，构磨糯不幸被俘，当场惨死于清军犁刑（用犁头犁断头颈）。远近诸寨苗民闻听构磨糯惨死，异常悲愤，乃调集各寨水牛，先用酒灌醉，然后乘夜将牛牵至滚仲上寨清军大营附近，突然鸣放铁炮，敲击铜鼓，驱牛撞入清营，又乘势四面放火烧营，清军从梦中惊醒，在烈火中抱头鼠窜，被水牛撞死、踏死者不计其数。天明，清营火灭，官兵但见死尸枕籍，血流遍地，却不见一个苗民踪影，深知在滚仲不可久留，便狼狈撤回古州。（以上据实地调查）。雍正八年的滚仲苗民起义虽然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在古州的统治，苗王构磨糯成为苗民可崇拜的英雄人物，对于他的神话传说至今传颂人口。

清咸同年间，“新疆六厅”以苗民为主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因不堪清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滚仲苗民在苗王构颇领导下，再纷纷起义。

构颇，苗族，生卒年不详，滚仲人，家住滚仲汛城之中，今滚仲小学所在地（原滚仲关帝庙址）即当年构颇屋基。咸丰乙卯年（一八五五），在张秀眉起义及余正纪起义的影

响下，构顾联合滚仲诸寨苗民举行起义。义军占领大寨后山的枫树坳（距离滚仲城北1.5公里），在坳周五个圆形的小山坳上设营盘、挖壕堦，以为根据地（今山坳上还有营盘屋基和壕堦残存）。壕堦深约70厘米，宽约1米，蜿蜒曲折，总长千余米。其中的两个山坳“档留窝讲”与“档勾扬”至今仍以“大营盘”与“小营盘”之称。

滚仲汛城官兵，见构顾在枫树坳占山为王，急来围攻。枫树坳，深林老箐，山道迷离，官兵刚入坳中，即中义军埋伏。构顾率领义军冲杀下来，刀光闪闪，官兵身首分离，清军官将带伤逃回汛城之中。这一仗真是杀得血流满地，尸横遍野。

构顾率义军乘胜围攻滚仲汛城，入夜，汛城破，官兵弃城落荒而逃，连夜遁回古州。

义军占领滚仲汛城之后，在南门和西门各筑炮台一个，又在城外狮子头及狮子尾两个制高点各设军营一个，据险坚守。清军反扑，屡攻不进。一次，官军数十人骑马从田榜屋背后山岭下来，驻扎在狮子尾的苗民义军一箭将带队者射落马下，余者连滚带爬逃走。

一天，义军捉到官军一名号兵，苗王构顾想把他杀掉，但一些妇女却想听他吹号好听，要求留下。官军又来攻城，激战不下，号兵在城中吹号，用号音告知汛城中的虚实，于是，清军悄悄从狮子尾偷袭进城，义军兵败，撤出汛城。官军入城后，烧毁构顾私宅，并于其屋基上建修关帝庙，认为可以镇其“风水”，免于再出苗王。

构顾兵败，率部卒等人北逃至鸣凤堡后山，被官兵追杀，全部壮烈牺牲，后被苗民就地掩埋，此地故有“万人

碑”之称。

滚仲苗民起义在古州苗民斗争史上写下了一页光辉的诗篇。苗家英烈，名垂千古。

